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张靖宇 照排/章译文

咸蛋之忆

□王蕙利

去年端午前夕，收到江苏朋友捎来的两盒高邮咸蛋。内心激动之外，也为本就懒惰下厨设置了更好的理由。遂于当日晚上煮了一锅粥，用这刚收到的咸蛋佐餐。随着那漫溢齿颊的香气，久远的记忆漫了上来……

说起咸蛋的历史，可谓悠久，早在《齐民要术》上便有完整的腌制、食用记载。汪曾祺先生曾称他家乡高邮的咸蛋质细而油多，为别处所不及。吾乡的咸蛋虽不及高邮的那般名声在外，却也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记得早年间，农村养鸭子的人家不少。所谓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开春后，天气一暖和，歇了一冬的鸭子像在比赛似的，争先恐后地开始下蛋。当时的鸭子，没有人工饲料吃，吃的尽是小鱼、蛳螺，加之成天在湖里运动，不仅鸭肉极嫩极香，下的蛋透过那生青的蛋壳，隐隐都能看得出里面绯红的蛋黄。

收来的鸭蛋，平时归放在一只旧砂锅里。除了卖出一部分贴补家用外，还会留下一些，以便在清明前腌蛋用。

阳春三月，桃花水过去，挑个好天气，外婆将锅里的鸭蛋放到篮中，拎到井边，一只只仔细搓洗。那原本黏着鸭屎稻草的鸭蛋，经过一番细致搓揉，立马变得剔透晶莹、光泽莹润起来，出水芙蓉般惊艳了我狭促的目光。

外婆将它们用竹匾装了，晒晾至干后，逐个放到高度白酒中滚一下，再置于热日下暴晒，待蛋壳发烫，移置阴凉处。

待一切准备停当，吃过午饭，外婆开始腌蛋了。话说咸蛋的制法有多种，我家是用黄泥裹。由于家乡没有那种黏稠的黄泥，所以都是将封黄酒缸的干烂泥再利用，用淘米水搅拌成黄泥浆，加入盐，再小心翼翼地将鸭蛋放浆里均匀蘸一下，整整齐齐放入事先已刷得一尘不染，并放在日头下暴晒干爽的黄黑色腌蛋瓮中，用一张薄膜封存后，一动不动地静置于避光通风处，等待时间成就的美味了。

瓮中的鸭蛋，一点点慢慢地、不声不响地成熟着。印象中，每次腌咸蛋的时间长短都略有不同，有时二十来天就可以尝尝了，味道不够的话，再适当延长点腌制期。但时间过长的话，蛋白会显得咸和老。

一只从古籍中走出，来到我们饭碗里的咸蛋，说来简单：惟鸭蛋与盐两味，分开来再寻常不过，然只需在一起伴上些时日，居然就能极致地诱惑起味蕾来。

作为一种特殊的腌制食品，不荤不素的咸蛋，较之寻常酱菜多了点油水，又比一般的咸肉咸鱼少了些许荤腥，最特殊的是，它兼容了蛋黄与蛋白两种层次分明的味道。

那像蟹粉一样具有沙粒感的蛋黄，绝对是餐桌上的一份充满金黄色的幸福感。掘一小块放进嘴里，在咀嚼过程中，绵密、腻滑的官感顺着口腔直到喉咙，麻、酥、香经久不退，滋味好极了。除了销魂的蛋黄，蛋白亦不能辜负。入口滑如凝脂，咸淡合宜，只消配上一碗稠薄得当的白粥，于这份鲜咸细腻中，自然品出寻常日子里的平淡真味。

如今，随着农村大面积的拆迁，合格的鸭蛋越来越少。再加上现代家居中，过去那些坛坛罐罐的腌制容器都已被丢弃，很少有人家腌咸蛋了。至于超市货架上售卖的塑封咸蛋，一只只雪白干净，早已不复以前黄泥、草灰覆盖的乡土本色，虽易于贮存携带，也方便食用，但总吃不出旧时那股温馨的滋味。

难忘“六一”

□邵益

气温渐高，花事繁华，草木蓬勃，夏天喧闹登场。喧闹的还有孩子们，儿童节又来临了。

记得小时候表演过一次“六一”节目，不过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准备的那几天。那时还没撤乡并镇，每年6月1日上午，乡里三所小学的全体师生聚齐到大会堂。我不会跳舞、五音不全，只做观众。有一年，班级的节目被选上，老师让我朗诵一段独白。我的心里像打翻了蜂蜜罐，浸润每一个细胞，舔舔嘴唇都是甜的。母亲决定给我捯饬捯饬。周末，洗完头，坐在屋前，她拿来围裙给我披上。梳子上滴几滴香喷喷的“生发油”（如现在的摩丝），前前后后梳直，屈腿半蹲，屏气凝神，握起剪刀依着眉毛“咔嚓咔嚓”过去。然后贴着左下巴往后剪，右边也如此，后脑汇合处补一刀。最后梳一梳理顺，修平几缕错落的，一个像模像样的童花头新鲜出炉。

“嗯，整齐多了，还差一条裙子。”母亲意犹未尽。

晚上，她从樟木箱里翻出几块布，在我身上比划完，坐到缝纫机前，脚踏布移，“哒哒哒”动工。星期一早上醒来，看见床边挂着的连衣裙：下摆和袖子红底碎花，上身纯白，圆圆的领口上钉着一圈彩色发光片，背面腰间一个蝴蝶结。我独自痴痴地笑，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！

如今的节日形式多样，内涵丰富亮点多。常想起儿子小学一年级时的“六一”故事，忍俊不禁。

歌舞汇演外，学校将征集书法摄影绘画等作品在学校大厅展出。这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，是多大的稀奇和荣耀啊！儿子知道他爸毛笔字写得好，缠着要写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可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哪有那么简单。离学校截止时间越来越近，第一句还没练熟，不得已，把父子俩手把手写的那两张交上去了。5月31日放学时，老师告诉他获得了一等奖，明天要登台。太意外了，儿子忘乎所以一路高歌。晚上，他突然问：

“明天上台是不是要表演写字？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可万一……”

赶紧铺纸倒墨，撅起嘴皱起眉，使着劲写，额头溢出一层细汗。可差距实在太大，他懊恼又紧张，眼眶泛起水灾，大哭。我打电话问老师，老师确定是领奖，不写。这下放心了，儿子破涕为笑。第二天回来洋洋得意地给我们装大样。他两手各举一张字，昂首挺胸跨步上舞台，展示一圈后排队，校长亲自发奖。我们热烈鼓掌，大加赞赏，鼓励他明年凭自己本事再战。可终究没兴趣，涂鸦三五天跑了。

三年级开始，“六一”下午，学校开辟“跳蚤市场”活动，一班一摊位，低年段以交流书本为主，高年段可以出售DIY零嘴。儿子带去10本旧书、15元硬币。傍晚放学到家，小脸通红，喉咙沙哑。

“玩得很嗨呀！你的书呢，钱呢？”他爸拿来纸笔对账。

“书全卖了，有的5元，有的8元，也买了两本，只要2元，便宜！又买了饮料和蛋糕吃。”

“可账兜不拢。”

儿子眨眨眼，拼命想：“某某同学借5块，还有一个也借了。”但记不起是谁。

“自己的东西要管好，钱要算清！”他爸瞪起眼挂下脸。

如今儿子已有了自己的小金库，压岁钱攒足5万后存入银行买理财产品，一年一结。他的理财意识大概从那时候开始的吧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心智成熟，做事相对稳重靠谱了。初一过最后一个儿童节，学校安排了很多庆祝节目，另外联合周边社区进行大型义卖活动，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红十字会。孩子们五月中旬开始准备，分成几个小队落实任务：设计班旗班徽，斟酌铺子名字，商讨叫卖口号……儿子和其他5个孩子负责登记出售的物品，吃的穿的用的都行。他先搜罗自己家。整理出一箱八九成新的书，包括一本没拆封的牛津辞典，他爸的一捆新毛笔也悄悄收入囊中，还有七八盆长势正旺的绿植，顺走衣柜里挂着标签的新衣服。瞧这架势，恨不得把家也搬去卖了。

义卖活动从中午12点开始持续3小时，孩子们在前面叫卖，家长志愿者在后面忙活，全校师生、宿管阿姨和一些小区居民可谓史上最卖力的购物团，物品差不多都售罄。儿子班级一共收入三千多元，孩子们簇拥着击掌呐喊，体验成就感和幸福感！

“六一”五彩缤纷，芬芳四溢。孩子们，愿你们的人生除了拼搏和奋斗，还有妙趣横生、兴味盎然！

总第682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